

三十年精选

随 筆



吴思/笑话天道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吴立昌/围绕《赛金花》的一次朝野对话
周/内外 王充闾/押会
·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 袁伟时/执着为中国的新文化
民教育之现状》 顾骧/如此照相——往事忆拾之三 周良沛/人才·奴才·奸才 岑桑/说真话的纪德
原始文本》有感 从维熙/博物馆的话题 林贤治/包围凯尔泰斯
、逝世25周年之际 胡平/战后日本社会考 傅国涌/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褚孝泉/写成历史的罪责
梁遇春《小品文选》 孙郁/周氏兄弟的里与外 苍耳/哑剧时代 张鸣/又想起了王大大
大诰 黄一龙/我们怎样做祖宗 陈四益/艰难的生存 蓝英年/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 林达/新教贵格
兰集》序 冯锡刚/《东方红》随想 袁鹰/遗言太沉痛 钱理群/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 王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三十年精選

隨筆

下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吴立昌/围绕《赛金花》 袁伟时/执着为中国的新文化辩护 左泥/古今跪事略考
王亮陶/押韵 格·思考 顾骥/如此照相——往事忆拾之三 周良沛/人才·奴才·奸才·奸才·奸才
《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 褚孝泉/写成历史的罪责
《之现状》有感 从豫能/博物馆的话题 林贤治/包围凯尔泰斯 褚孝泉/又想起了王火点
《文本》有感 胡平/战后日本社会考 傅国涌/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张鸣/想起了王火点
《世25周年之际 胡平/国民兄弟的患与外 巷耳/哑剧时代 张鸣/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 林达/新教贵族派的自律和诚信
《小品文选》 林郁/国民兄弟的患与外 巷耳/哑剧时代 张鸣/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 林达/新教贵族派的自律和诚信
《序 冯国刚/《东方红》 顾思 袁鹰/道言太沉痛 钱理群/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 王彬彬/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

《随笔》编辑部 编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笔》三十年精选. 下 / 《随笔》编辑部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60-5804-0

I. 随… II. 随…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752 号

责任编辑: 海 帆 刘旭涛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5.75 1 插页
字 数 52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上中下) 1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随笔》三十年精选（下） 2000—2009

2000 年

- 高 莽 / 松林问孤魂
——谒左琴科墓 / 1
- 狄 马 / 坐着的权利 / 6
- 梅桑榆 / 一个归隐者的自白 / 8
- 张戢炜 / 千古一毛 / 12
- 吴 思 / 笑话天道 / 21
- 李慎之 /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 27
- 吴立昌 / 围绕《赛金花》的一次朝野对话
——旧刊今识 / 34

2001 年

- 黄修己 / 北大忆旧（两篇） / 40
- 张承志 / 四方的考古 / 45
- 张立勤 / 四月的思考 / 50
- 赵 园 / 内外 / 54
- 王充闾 / 押会 / 57

2002 年

- 朱 正 / 公式的缺陷 / 64
- 贾植芳 / 《狱里狱外》新版题记 / 70
- 鲍鹏山 / 孟子的逻辑 / 73
- 王得后 / 猴子的教训 / 78
- 吴小龙 / 悲情·人格·思考
——《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 / 81
- 袁伟时 / 执着为中国的新文化辩护 / 91
- 左 泥 / 古今跪事略考 / 101

2003 年	林斤澜 / 出生入死 / 106
	梁晓声 / 论中文的中国状态 / 112
	吴明明 / 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 / 119
	冯骥才 /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外一篇） / 125
	谢 泳 / 读《北京平民教育之现状》 / 130
	顾 骧 / 如此照相 ——往事忆拾之三 / 133
	周良沛 / 人才·奴才·奸才 / 137
	岑 桑 / 说真话的纪德 / 142
2004 年	筱 敏 / 诚实与否，这是一个问题 / 147
	张梦阳 / 往事非烟百感生 / 152
	阮文涛 / 凤凰涅槃的楚痛 ——读《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有感 / 158
	从维熙 / 博物馆的话题 / 164
	林贤治 / 包围凯尔泰斯 / 167
2005 年	张国功 / 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 171
	胡文辉 / 失意者的历史 / 178
	杜小真 / 应该感谢他 ——写在萨特百年诞辰、逝世 25 周年之际 / 182
	胡 平 / 战后日本社会考 / 188
	傅国涌 / 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 198
	褚孝泉 / 写成历史的罪责 / 205

- 2006 年
- 张 柠 / 表态运动和自由的累赘 / 209
- 唐小兵 / 容忍与自由 / 215
- 章 明 / 读“高祖还乡”的联想（外一篇） / 221
- 雷 颐 / 铁路与政争
——以李鸿章修铁路为例 / 225
- 章诒和 / 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伶人往事》自序 / 233
- 缪 哲 / 读梁遇春《小品文选》 / 235
- 孙 郁 / 周氏兄弟的里与外 / 239
- 苍 耳 / 哑剧时代 / 245
- 张 鸣 / 又想起了王大点 / 254
- 2007 年
- 摩 罗 / 主流的力量有多大 / 259
- 鄢烈山 / “贪生怕死”的权利 / 264
- 薛忆浏 / “最后”的日记 / 270
- 陈思和 / 《胡风家书》序 / 274
- 王学泰 / 说大浩 / 278
- 黄一龙 / 我们怎样做祖宗 / 288
- 陈四益 / 艰难的生存 / 293
- 蓝英年 / 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 / 298
- 林 达 / 新教贵格派的自律和诚信 / 303
- 2008 年
- 杨 早 / 朋友 / 308

资中筠 / 文化与制度	
——鸡与蛋的关系？ / 313	
徐 贲 / 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 / 321	
杨小彦 / 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 / 329	
宗 璞 / 《冯友兰集》序 / 337	
冯锡刚 / 《东方红》随想 / 340	
袁 鹰 / 遗言太沉痛 / 349	
钱理群 /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	
——震灾中的思考 / 355	
王彬彬 / 禁欲时代的情色	
——“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 367	
秋 风 / 值得纪念的中国第一部宪法 / 376	
钟叔河 / 《周作人散文全集》编者前言 / 387	
2009 年	
景凯旋 / 没有死过，但病过 / 392	
汪永晨 / 在德国，节约不是口号 / 400	
启 事 / 408	

松林问孤魂

——谒左琴科墓

高 莽

1999年夏，我又来到彼得堡，决定去凭吊米·左琴科（1895—1958）的墓。我的同行者对这一活动有些踌躇。他认为花那么多时间，跑那么远的路，只看一位作家的墓，是否值得？更何况我们在彼得堡停留的时间很短。

我坚持要去，因为放弃这个机会，很难确定何时还能向这位作家表示自己的内疚？

多少年来，总觉得自己有负于左琴科。我第一次知道这位苏联作家的名字是在1946年。那时我在哈尔滨《北光日报》编副刊，同时从事翻译。苏联公布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摘要和日丹诺夫有关此事的长篇报告。我将这两个文件译成汉文，经金人同志校订，在《东北日报》上全文发表了。字数很多，记得足足占了两三个版面。它在东北解放区文艺界影响很大。那时我20岁，刚刚走上革命道路。没有想到一起步就接受了苏联极“左”的文艺政策的影响。

在这之前，我没有读过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作品。我把决议和报告中对他们的批判视为真理，认为他们是苏联文学中的害群之马。这种观点在自己的脑海里保留了很长的时间。

几十年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进展，我有机会阅读当年被查禁被否定的一些著作，在研究俄苏文学方面接触了较多的材料。渐渐地我对左琴科与阿赫马托娃的看法有了变化。就阿赫马托娃而言，我写了一些文章，译了她不少作品，发表在我国报刊上，可以说在为她正名，消除了我当年盲目的举措。但对左琴科却只字未写。

左琴科是苏联前期极孚盛名的讽刺幽默作家，早年投身于革命，当过红军，因病复员，从事过多种职业：鞋匠、会计、刑事侦察员等，了解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后来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左琴科文笔隽永、语言丰富，精于讽刺。他的小说鞭笞市侩生活、官僚主义、自私落后等不良现象，大快人心，赢得众多读者。各种报刊纷纷向他邀稿，以刊登左琴科的小说为荣。

他遵循高尔基的教导也写过一些歌颂现实生活的作品，但影响不及他的讽刺有力。1933年他写成中篇小说《重返的青春》，受到科学界的重视。战争期间，他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姐妹篇《日出之前》，小说中带有自传成分，主要叙述自己治愈精神忧郁症的经过，涉及到下意识、潜意识、梦境与幻觉等内容。左琴科为创作这部作品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但却遭到莫须有的攻击，说它是一部“诽谤性小说”。左琴科逝世15年后，这两部作品才以《日出之前》为总题面世。

30—40年代，左琴科是我国文学界比较熟悉颇受欢迎的苏联作家。鲁迅、柔石、曹靖华、孟十还、楼适夷、曹葆华、魏荒弩、葛一虹、斯曛等人都译过他的小说。左琴科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后，我国翻译发表他的作品停顿了。平反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他的作品又大量地被译成汉文出版，主要译者有顾亚铃、戴骢等人。

我记得50年代曹靖华先生曾对我不止一次提及左琴科。曹靖华译过他的《列宁的故事》，称赞他是一位有才气的小说家，作品写得精巧，善于剪接。我觉得20—30年代曹靖华在彼得堡生活与工作，可能与左琴科有过交往。曹靖华对这位俄罗斯作家很有感情，对他的遭遇表示过痛心。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和联共（布）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长篇报告打击了一大批苏联作家。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决议和报告的政治背景。决议和报告表面上是批判文艺界脱离苏维埃现实、反对文学创作忽视思想倾向，实际上是与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二人争权有关。两个文件中很多地方不符合事实。报告通篇充斥着谩骂与打击，给文艺界人士扣了一大堆政治帽子。左琴科被诬蔑为“市侩”、“贱货”、“无耻文人”、“非苏维埃作家”，说他的《猴子历险记》是一篇“野兽式地仇恨苏维埃制度的有毒作品”，说他的《日出之前》是“一部诽谤的小说”。其实，《猴子历险记》不过是给儿童读的有趣味的小故事；而《日出之前》则是一部探讨科学特别是心理科学的一种新体裁的小说。

左琴科被开除苏联作家协会会籍，这是对他作为一名苏联作家的彻底否定，

是精神上的莫大打击，更可怕的是吊销了他的作协会员所持有的食品购物证，而当时，在战后困难时期，吊销食品购物证就等于断绝了他的口粮来源。他的夫人的食品购物证也被吊销。还不止这些。继而，凡同左琴科签订了出版合同的出版社、杂志社都同他毁了约，而且要他归还预支的稿费。左琴科走投无路，只好重操旧业——当鞋匠，并以变卖家物度日。从那时起，苏联教科书中把左琴科写成日丹诺夫所描绘的样子，书店和图书馆里也很难找到他的作品了。

左琴科夫人回忆说：从1946年起“他连一个月也没有舒心地、安稳地度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几位老作家联名上书苏联作协主席团，建议恢复左琴科的作协会员籍。主席团感到为难，但作出一种宽恕的姿态：重新发展他为会员。

1954年5月初，一批英国大学生到列宁格勒参观游览。西方传说左琴科被整死了，他们提出要看看左琴科的墓。苏联官方说，左琴科健在，可以和他们见面。没有想到，左琴科拒不肯出席这种外事活动。官方无奈，只好下达硬性命令：非见不可。英国大学生问他对日丹诺夫报告中关于他的批判有何看法。这位真诚坦率的作家，说他不同意日丹诺夫的指责，“如果我同意，我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左琴科的言行再次触怒苏共领导，为自己招来新的灾难。苏联报刊立刻掀起又一场激烈的口诛笔伐。左琴科不服，他忍受了人格的侮辱，但决不摇尾乞怜。

在一次批判他的大会上，他支撑着病体毫不含糊地阐明自己的观点，驳斥对他的种种诬蔑。有人说他是“投机分子”，他说：“我是志愿参加红军的”；有人说他是“懦夫”，在战争期间逃离列宁格勒，躲到大后方阿拉木图去，他说：“我本来不愿离开列宁格勒，是你们命令我走的。”他还以苏联政府对他的嘉奖证明自己的爱国行为：“在同德国的战争中我曾获得过五枚战斗勋章。”总之，铮铮铁骨的他处处显示了一个正派苏联作家的气节。最后他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文学生涯和文学命运已走到尽头。我已无法摆脱绝境。一个老人应当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可我却备受屈辱，就像一条最讨人厌的狗崽子！请问，叫我再怎么写作？我已经没有前途可言！我决不再央求什么！无论你们的宽宏大量，还是你们的德鲁津们的谩骂和叫喊，我都不需要了！我的身心已远远超过了疲惫！我愿意接受任何命运，就是不要现在的命运！”（德鲁津当时是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之一，攻击左琴科最凶的一员。）

左琴科决定退休。为了领到退休金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作家协会办理繁缛的手续。1957年他耗费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总算解决了。

1958年春他领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退休金。这位老作家的会籍年龄只能从他重新参加作协时算起，只有三四年。这是第一次领到退休金，殊不知也是最后一次。那年夏天，他在自己又窄又小的书房里离开了人世。

左琴科是个独树一帜的作家，他不仅写了大量幽默与讽刺的小品，而且还开辟了至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科学文学的新体裁。也许由于他本人自幼身体多病，患有忧郁症，经过枪林弹雨，在战场上受过瓦斯的毒害，心脏有毛病、神经衰弱等，所以他便以个人为例，对意识作了解剖，提出精神健康的疗法，并探讨了生命长短的因素，后来把自己所得写成书。他怕自己寿命不长，生活上备加注意，但他绝未想到促使他短命不是上述原因而是政治上的迫害。

《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则简短的讣告。人们得知左琴科逝世的消息。追悼会是在列宁格勒作协举行的。当局派了一队民警，害怕青年闹事。其实，当局对这位作家的姓名与作品已进行了多年的封锁，新一代已不知左琴科为何许人了。那一天青年人去的很少。即使如此，主持追悼会的人还是胆战心惊地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便草草收场。左琴科家属本来希望能把他安葬在文人公墓，被拒绝了，他只能埋在文化气息不多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公墓。

下葬时来了一些好友，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和小说家纳吉宾甚至是从莫斯科专程赶来出席葬礼的。

左琴科逝世一周年时，亲朋好友前去扫墓。发现他的墓无人管理，那里没有任何变化：土坟依旧，怎么放的鲜花和花圈，现在原封未动。只是花圈和丝带朽烂了，快被黄沙掩盖了，没有纪念像，没有墓碑，连一块写着死者姓名的简单的木板也没有。有人哀叹：“再过一年，恐怕连坟墓也没法找了……”

1987年，我来到列宁格勒，出席俄罗斯作家与世界各地俄苏文学翻译家的座谈会。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格拉宁恳请客人多提问题。我当时对联共（布）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讲了一些看法，问他为什么其它的决议已被撤消，惟独这个决议仍然保留未动。格拉宁说：事实已经改变了决议的精神。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个决议确实没有被撤消，此事值得考虑。接着，我提出想去瞻仰左琴科的墓。主人说：我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这次来不及了。格拉宁并不知道我是出于有负于左琴科的心理而提出这一要求的。

又过了十几年，我又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列宁格勒已改名圣彼得堡。我终于来到了谢斯特罗列茨克公墓。

这个公墓分布在小山丘上，到处是黄沙和松林。公墓围墙外有些小贩在出售

鲜花。

左琴科的墓在小山丘的背阴处。我在墓群与树丛中穿行了很久才找到了它。这里的墓十分密集，一座座用铁栏杆围着。墓上大部分是单一的十字架，大的，小的，木质的，石质的，铁铸的，等等。左琴科的墓没有十字架，墓上树立着一座雕刻的全身坐像，与真人大小相等。左琴科手搭着手，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侧身平静地望着远方。在我来到这之前，不知何许人在他雕像的手上已放了一朵金灿灿的鲜花。

我在左琴科的墓前沉默了良久，往事一幕幕映在眼前。我默默地讲了一些内心的话，他可听到？我的同行者问我：“您在说什么？”我没有作答。我把一枝鲜花放在他的脚下，鞠了一个躬。

墓上的雕像是中年的左琴科，形象很逼真。不过。我觉得雕像似乎没能表达出他早年的英俊或晚年的沧桑。如果多一些幽默作家的神采，或讽刺作家的特色就好了。这座雕像从风格上来看像是阿尼库申的作品，但缺少他刻画人的心理的深度。我想知道这座雕像的作者，在雕塑的边边角角上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雕刻家的姓名。

左琴科的作品曾经给本国人民也给中国读者带来许多发自肺腑的欢笑、眼泪和启示。他本来可以写出更多更有深度的作品，谁让他在那个时代遭到诽谤呢？诽谤可以扼杀作家的生命，但扼杀不了他的作品。1946年的冤案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今天，左琴科虽然独自长眠在远离彼得堡文化中心的郊外，可是几十年来，已有多少人来自天涯海角，来到这荒凉的墓园，凭吊这颗孤寂的灵魂。

我在他的墓像附近发现了一块废弃的墓石，上边刻着他的姓名和生卒年代。它是时代变迁的遗物，也是时代前进的见证。

1999.9

选自2000年第1期

坐着的权利

狄 马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了一天的黑人裁缝罗莎·帕克斯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那时的公共汽车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也就是说，在车厢里白人坐前半部分，而黑人只能坐在后排。可是那一天的黄昏正值下班高峰，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驾驶员（当然是白人）便命令坐在后排的四个黑人乘客站起来为白人让座。其中的三个照办了，只有帕克斯太太坐着未动。

旋即，她就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一位年轻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愤怒了。他站出来告诉大家：“美国民主的伟大之处是为权利而抗议的权利”，号召黑人弟兄拒乘公共车。四天后，蒙哥马利市数千名黑人由拒乘开始，掀起了一场美国现代史上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他们扶老携幼、互帮互助，或乘小车或步行，甚至宁肯跑步也不乘公共车。为此，许多人被白人老板解雇。罗莎·帕克斯在多次接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暗杀恐吓后，不得不迁往密西根州。

但他们争取平等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顿。他们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拒乘了381天后，美国最高法院被迫作出关于蒙哥马利市在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为“违宪”的裁定。他们回到了久违的公共车上，虽然自由的梦境并没有随着最高法院的裁定书一齐来到，此后他们注定还要为自身的权益付出更多的代价，但胜利毕竟是胜利，以至于44年过去，也就是1999年的6月15日，美国国会议员、民权领袖及各界代表近千人还齐集国会大厅，参加由克林顿总统亲自

授予这个瘦弱的黑人老妪，今年 86 岁的罗莎·帕克斯国会最高荣誉奖的仪式，大家一致称帕克斯太太为“美国自由精神的活典范”。

这个朴实无华、通体散发着慈爱光辉的太太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上那辆公共汽车并不是为了被逮捕，我上那辆车只是为了回家。”但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车厢上，坐着还是站起，确实是一个问题。克林顿引用金博士的话说：“她坐在那里没有起来，因为压在她身上的是多少日子积累的耻辱和还未出生的后代的期望。”——难道坐着也是一种权利？

是的，当我们正襟危坐、西装革履开着各种有聊或无聊的会议时，当我们俯仰自如、伸胳膊蹬腿看着电影电视时，当我们铺纸研墨、故作深沉伏案工作时，我们何尝意识到坐着也是一种权利？同理，当我们把每次的演出、报告以及各种会议的前排席位让给权贵政要、名腕大款时，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在放弃权利。相反，在许多场合，我们几乎是自觉地、心悦诚服地站起来以利名角登场。我发现，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种族对“坐”几乎有一种源自“集体无意识”的仇恨。汉语辞典里有关“坐”的词语几乎全为贬义：坐罪，坐等，坐误，坐牢，坐吃山空，坐而论道，坐地分赃，坐视不管，坐失良机，坐以待毙，坐井观天，坐享其成，坐山观虎斗，不一而足。以至于当一个湖南口音的中年人站在城楼上，向我们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我们几乎是不加分辨地狂喜不已。

“站起”当然也是一种权利（比跪着好），问题是站起以后干什么？是于社会进步国计民生有益还是与之相反？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好，那么我们不妨先坐着。坐着就是拒绝起哄，就是把存在的全部重量都托付给大地，就是以一种不卑（不同于跪）不亢（不同于立）的姿态来维护主体的人那大写的尊严与深沉。

佛家把修持叫“打坐”，把入境叫“坐忘”，把死亡叫“坐化”，就是基于“坐”的立体性和安详性。当楚王的高官以宰相之位许于濮水之上，庄子是坐着的；当贵公子钟会驾轻衣肥、趋前搭讪而打铁不受影响，嵇康是坐着的；当怕狗的钱玄同，征衣褴衫，来到会馆，请大师出山，鲁迅也是坐着的。无独有偶，古希腊罗马时期，权倾四海的亚历山大王来到一个木桶前，恭敬地说：“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结果，蹲在里面的哲学家第欧根尼没有动，只是斜睨了一下眼睛，说：“我请你走开点，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坐着，是幸福的。

1999 年 10 月 18 日毕于废都

选自 2000 年第 2 期

一个归隐者的自白

梅桑榆

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谋取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甚至蝇营狗苟者，如恒河沙数；而有做官之机不愿做官，或已做官者，视乌纱如桎梏，弃印绶如敝屣者，则寥若晨星。在这些寥若晨星的人物中，恐怕要数陶潜最为有名，因为他具有隐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他不仅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而名传千古，而且以不朽的诗篇光耀万世。然而遗憾的是，这位杰出的田园诗人对他为何毅然辞官归隐的原因所谈甚少，他只是在《归去来兮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心理独白”，不仅对“心为形役”的官场生涯缺乏具体的描述，对辞官的原因，说得也过于简约。直到一千多年后，一个同是任县令之职的人，才以他的生花妙笔，具体而又形象地刻画了做官的苦处，详尽地诉说了他为何辞官归隐的原因。此人便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在思想家李贽的影响下，创“公安派”，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倡导文学解放运动，号称“公安三袁”。袁宏道是明代最富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其小品文最为精妙，且以尺牍大师享誉文坛。明万历二十三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上任之初，他颇有几分得意，以为从此可以悠游于太湖风光、苏州美景之间，自在地享受山水茶酒的闲情逸致。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官场生活与自己所想象的生活大相悖离。于是他开始不断写信给友人，诉说做官之苦。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

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拜迎上官，自己这个一县之长成了奴才；接待过往的公差，自己又如娼妓一般，不论对什么人都要笑脸相迎，而且要论人对汤，看客上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治理银库粮仓，自己又要像老看守一样细心周到。此外，自己还要像老保姆一样苦口婆心地去向百姓宣传政策，晓之以理。这对那些一入官场，便如鱼得水的人来说，当然不算回事，但对洒脱狂放的袁宏道来说，真可谓“苦哉！毒哉”！

袁宏道原以为做县令，便是吴县名山胜水的主人，可以尽情享乐其间。上任之后，他才知那名山胜水只属于民间富豪、山林隐士以及远近的游客。而自己却整日被公务缠扰，脱身无术，根本无法去他所想去的地方寻找快乐。他在给兰泽、云泽两位堂叔的信中写道：“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虬虱满身之囚徒耳。……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语语实际，一字非迂，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尚有袁知县脚迹否？”袁宏道之所好，自然是寄情于山水，醉心于诗文。当他痛感自己做官是放弃了自己的爱好，而在做自己所厌恶的事情时，便萌生逃避官场之念，决心要挂冠归隐了。

袁宏道对官场的丑恶看得太多，对做官之苦感受太深，积郁于胸臆间的苦闷与无奈，已非一两封信所能倾诉尽净，于是他在任期之内，多次给友人与同道写信，描述他当县令的苦状。而每封信中都有穷形尽相的精彩之笔。他在给同为县令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写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整日拜迎长官，膝盖都要跪穿了，腰都要哈断了，点头点得颈项都要落了，这对那些以做官为至乐的人来说，倒是一个讨好献媚，邀宠固位的良机。但袁宏道却感到身心备受折磨，痛苦不堪。他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做官做得人格丧尽，饱受屈辱还不算，还有那些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连青山也可以起浪，碧海也可以扬尘，真叫人防不胜防，避之不及。这时的袁宏道，归隐之心已是十分急切了。然而只因他要尽县令的责任，还有一些事未能了断，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来春。他在给沈存肃

的信中写道：“若夫桃花水发，鱼苗风生，请看渔郎归棹，别是一番行径矣。嗟夫，袁生岂复人间人耶？”当来春桃花盛开，春水潮涌之时，他这位宦海中的“渔郎”，将乘一叶扁舟，归隐故里，到那时，他袁宏道哪里还是人间人，那简直像天上的神仙一样啊！

袁宏道任吴县县令一年之后，一病数月，归隐之心更切，他在给友人管东溟的信中写道：“病来五月，鸡骨支床，面貌如烟，肘指如戟，宦心灰冷，归肠迫切，不肖虽愚，岂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不肖行矣！”他给冯其盛的信中以鸟喻人，哂然自嘲道：“夫鸚鵡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桎其体也；雕鸇之鸟，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粱者，违其性也。异类犹知自适，何以人而桎于衣冠，豢养于禄食邪？”在他看来，鸟类尚知顺性自适，不爱金笼、不食稻粮，而人却要被衣冠所桎梏，受禄食所豢养，真是可笑之极！也正由于卧病太久，他的辞呈得到了上官的批准。他在给王孟夙的信中幽默地写道：“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归，此病乐也。”他再三向友人表达自己脱离官场的痛快心情，并对自己以前的谋官之举深为后悔：“乍脱尘网，如巨鱼纵大壑，扬鳞鼓鬣。不惟悔当初无端出宰，且悔当日无端波波吒吒，觅什么举人进士也。”在给聂化南的信中更是显出欣喜若狂之态，他写道：“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此时的袁宏道，把自己比作逃出樊笼的鸟、挣脱网罟的鱼，从此可以回归自然，得享自由；把自己比作逃出牢狱，坐上仙车的人，从此可以逍遥于世俗纠缠之外。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官本位贯穿始终，知识分子除了以做官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而自有科举制之后，千百万读书人更是苦读于寒窗，挣扎于考场，以求取功名，换取富贵。袁宏道就是靠读书读出个进士来，而后得以任县令的。这对那些以做官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人来说，可谓已踏上了仕途的第一个台阶，此后势必要小心谨慎，再接再厉，以求能更上层楼。一些庸官俗吏，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忙着夸官亮职于市廛，衣锦还乡于故里；拜迎长官于道旁，徇私舞弊于暗室。然而，这对鄙弃世俗观念，粪土功名利禄的袁宏道来说，却感到一百个不自在，因此能早日从名缰利锁中逃出来，恢复自由之身，享有独立人格，便成了他在任时最大的期盼。

袁宏道的归隐，不是消极的归隐。他于辞官之后，潜心著书立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品文，直到四百年后的